

撫言

唐 王保定著 明會稽商濬校

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竝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由是趙儼等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其都會謂之本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

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
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
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
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
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
之題名大燕於曲江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
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匿名造謗謂之無
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往謂之夏課挾
藏入試謂之書策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正觀縉紳雖位極人臣
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白
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
五十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
雄盡白頭

隋制西監龍朔中置東監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
者爲耻

俊秀等科初以考功至之關元中員外李昂性剛急
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首黜

之既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權於昂昂怒召權
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鄙
文不臧既聞命矣執事昔有詩云耳臨清渭洗心
向白雲閑唐堯衰老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
聞其言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足下
而洗耳何哉昂皇駭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
下吏後有請囑無不從者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
改用禮部侍郎

神州解送自天寶開元之際率以上十人謂之等第
必求名實相副者小宗伯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
得七八苟異於是則牒貢院請落由故有神州等
第錄以記得人之盛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徐凝俱
至祐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祐曰甘
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有樹
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
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
凝果獲選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啟謝曰巨鼇負鼎首
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浼焉
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
耶

盧暉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
請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
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主飲妓放榜後大
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

卽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縱無宴席科頭
日給茶錢曲江大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
垂簾觀焉公卿家率以是日擇壻車馬填塞

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歛名紙通呈與
主司對拜主事云請狀元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
燕名有九一曰大相識主司有具慶者二曰次相識
主司有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
聞喜勅下宴五曰櫻桃六曰月橙七曰牡丹八曰
看佛牙九曰開宴寂大卽離筵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酒郊野風雨暴至有紫衣老
父避雨穎士頗肆凌侮遂巡雨霽車馬卒至老人
上馬呵殿而去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明日具長
牋造門謝尚書責曰恨與子非親屬當廷訓之耳
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果終
于揚州功曹

崔沆爲主罰錄事同年盧彖俯近宴關請假往洛及
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豕以彫幃載妓微服鞞鞞縱
觀爲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攬席肩密帙羶車紫陌

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寶曆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
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回大宴新昌里
第諸生翼坐元白俱在賦詩唯楊汝士詩後成取
佳元白歎伏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
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
鎮開賀宜宴日張之於側進士胡錡賀啓曰桂枝
折處着萊子之綵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又

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
春色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開宴汝士命營
妓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
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拜夫人
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中劉相鎮淮南其子潭及
第勅邸吏曰醜罰所費取足而已時櫻桃初出和
以糖酪人享蠻盡一小盞不啻數升

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關
試前卒者謂之報羅

裴思謙狀元及第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
宿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
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
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
聲楚娘閨娘妓之尤者

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黃頗赴舉頗富肇貧郡牧餞頗
甚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刺史以下

迎接因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
果然啣得錦標歸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
出團司所由輩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曰報道
莫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會東塗西抹來

咸通中新進士集月燈閣爲慶鞠會四面看棚櫛比
同年肆覽鄒希同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同年將
欲卽席希回堅請更 巡歷或謔之曰彼亦何敢

三回

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
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
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則爲添前進士字或詩曰
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

苗台符年十六張讀年十七同年進士同佐鄭少師
宣州幕嘗列題西明寺中或竊注曰一雙前進士
兩箇阿孩兒

李煬題名於昭歷縣樓韋瞻戲題曰渭水秦川拂眼
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多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

揚言
記姓名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
寂少年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川記
方流詩携謁李逢吉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
下自人上達由君成德以慎立性由習分逢吉大
奇之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
不至貴卽當餓死今殊未見貴處一日遊香山寺
有婦人致一緹繪於僧伽蘭楯祈祝擲筭瞻拜而
去度見其所致收取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携
來向者婦人疾趨撫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
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遺失老父之
禍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
荅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
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虛白猶舉
進士簾前獻詩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
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方干師徐凝干嘗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
村裏老李頗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
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李翱云韓退之之文古之文也其人古之人也宜春
黃頗師愈亦振名頗覩盧肇爲碑版則唾之而去
愈與人交有死卽恤其孤爲畢婚嫁孟郊張籍之
類是也

王勃著滕王閣叙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令人
伺其下筆初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生
常談又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不語至落霞與
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真天才

垂不朽矣

詳載撫遺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馮所業謁之其首篇
說樂韓始見題卽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
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
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
此名振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欄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

據言

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
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欄花發院新脩而
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
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
碧紗籠

鄭朗相公遇一僧曰郎君位極人臣然無及第之分
及第卽一生厄塞旣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
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此僧獨賀曰富貴
在裏竟如所卜

徐商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元和中李涼公下三十二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
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二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
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德裕頗爲寒峻開路及南遷或有詩曰八百孤寒
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
聲人倚樓因目覿爲趙倚樓復贈詩曰今代風騷
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

李太白謁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孫偓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李圓曰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果如其言

畢誠相公及第年夜聽響卜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群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鄭薰侍郎王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峻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腦太

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李延璧就試夜於鋪內偶獲半臂延璧起取衣之同鋪曰此得非神授遂巡有人擒捉大呼曰捉得偷衣賊也

裴筠婚蕭楚公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詩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襪子上着娑衣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

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

沈雲翔十人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

劉棻特賜及第常岫賀之曰二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記具其分四般同

秦韜玉貴公子行曰堦前莎毬綠不卷銀龜噴香泥不斷亂花織錦柳樾線裝衣點池臺畫屏展却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面

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年俱七十餘時謂之五老榜

張倬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閑看華山來劉生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

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
生不爲通

盧汪門族甲天下舉進士不第詩曰惆悵興亡繫綺
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
已太多晚年失意作酒胡子歌曰胡貌類人傾側
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
酒胡名酒胡

劉得仁貴王之子出入舉場竟無所成曰外家雖是
帝當路且無親既終僧禪白詩曰忍苦爲詩身到

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

寃始銷

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傾刻播傳或曰白頭花
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
賦有知我者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登
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

趙牧效李長吉爲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跡
崔櫓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

又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蓮花詩
曰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

李濤有詩名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地樹留
影拂牀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

任濤詩有露團沙鶴起人卧釣船流數舉不第李隲
廉察江西特放卿役有論列者隲判曰江西境內
爲詩得及濤者卽放色役不止濤也

周緘爲角觥賦云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
挈盡是用拳之手

張喬試月中桂詩云與月長洪濛扶踈萬古向根非
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毋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
高群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兔宮
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李洞詩云藥杵聲中禱效嘉冬錦影裏煮孤燈送人
歸日本詩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

吳子華詩云腹漾魚遺子睛遊鹿引麋

進士褚載投贄於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載啓謝畧

曰曹興之圖畫難精終慚誤筆殷浩之腕持太過
翻達空函

李義山重九日謁令狐相不見題詩屏風而去詩曰
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
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首着還同楚
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薛保遜好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公卿之門卷軸
填委率爲閹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
遜卷卽所得倍於常也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表民也或曰袁州
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
肋者蓋稀矣

李白戲贈杜甫曰飯顆山前途杜甫頭戴笠子日卓
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祇爲從來作詩苦

舉人率以白紙糊案子面鄭昌圖詩曰新糊案子其
白如銀出試入試千春萬春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嗤者卽投其中號
曰苦海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
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曰仗取一杓水更
託煎一椀茶光業欣然爲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
狀元及第其人啟謝曰旣煩取水更便煎茶當時
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賈島不善程試每試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
輩乞一聯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
光業驅幹僦大或勅曰今年教下盡騎驢短轡長

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崔櫓酒後忤陸肱郎中以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
麤蘖催人不自由巨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
前頭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於天
獄焚醉目於秦坑

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
傷公猶子遂出幕旣去作十離詩以獻犬離主筆
離手馬離厩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

據言

離王竹離亭鏡離臺犬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
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
眠筆詩云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
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內擎鸚鵡詩云隴西
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裯都緣出語無方便
不得籠中更喚人燕詩云出入朱門未肯拋主人
常愛語交交啣泥穢汚珊瑚簾不得梁間更壘巢
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籠袖凭几每賦一味一吟而
已場中號溫八吟

李鎮知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飛花處處飄
黏窓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畫是三軍喜
氣消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
賭錢酒後微吟曰骰子巡巡畏手拈無因得見玉
纖纖祜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溫飛卿喜爲人代筆沈侍郎王文特召飛卿簾前試
之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慶餘佐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船篙濺水濕

揚言

近坐公色變慶餘作詩曰滿額鵝黃金纓衣翠翅
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洎號
急灘頭上水船

令孤趙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今日上水船風
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
莫倚施

長安有僧善病人文音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籍頗
志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

時僧曰此人有道了也乃吟曰是他桃李樹思憶
後園春

張祐憶柘枝詩曰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
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
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
目連訪母耶

章孝標及第後寄白樂天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
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爲報時人洗眼看
答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

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方干瘦兒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
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
醬只見門外看籬未見眼中安摩李荅曰措大喫
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
開袴

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次至楊汝士
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笙歌
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天能全其名

祖呼裴寂為裴三明皇呼宋濟為宋五德宗呼陸
贄為陸九

常澳孫宏同在翰林 宗賜銀餠餽食之甚美皆乳
酪膏腴所製

趙嘏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止
於渭南尉

舊語一曰聞多見少跡靜心動卷頭有眼肚裏沒噴
二曰貌謹氣和見一面少聞名多

切忌六事一就門生同年求及第一求僧道薦三對

人前說中表在重位世四誇作客五愛享後進酒食
六沒用處

高渙久舉不第或譖之曰一百二十箇蠅娘推一箇
屎塊不上

皇甫松牛童公之甥怨公不薦為謗詩曰夜入真珠
室朝遊玳瑁宮真珠即公侍妾名也

宣宗吊白樂天詩云綴綴玉聯珠三十年誰教冥路作
詩仙

吳子華為賦一夕夢成於腹笥

胡玠月詩云桂根寧有上光外更無空

王冷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
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
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何如
哉

溫憲天啟中及第為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其淹屈
曰娥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後臂自傷李廣乃
不侯之將

胡鉦與裴慶會犯分者擊以鐵躋鐵躋燈臺也

顧雲大順中同羊昭荃等脩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
名雲求高逢休諫議 書為先容雲啟潛閱之凡一
幅並不言雲但云昭 美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
地燒殘龍尾道懿立 雖薄德不任彼前人羅織執
大政者亦大悠悠雷 歎息而已

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 媯勅畧呼為勅咎有小吏曰
某緣師受誤呼文字 今聞相公呼媯為媯方悟之
耳公曰不然曰媯 媯文果勅畧及公大慚號小吏
一字師

鍾輻建山齋手植一松夢朱吏曰松圍三尺子當及
第後三十年策名松圍果然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
科時號楊三喜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
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
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
為高軒過

陸龜蒙卒顏堯誌其墓吳子華為祭文曰觸不碎潭

下月杖不滅玉上塵

顧蒙爲文慕燕許刀筆

進士榜黏黃紙四張以淡墨氈筆書禮部貢院四字
劉光遠作詩尤能埋沒意緒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薛能過之盡打去唯留李

端巫山高一篇

庾承宣主文六七年方賜金紫門生李石已恩賜矣
石以紫袍金魚獻座主

何涓爲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

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

段維嗜煎餅一餅熟成一韻詩

姚崑傑與盧肇會于江亭肇改令曰遠望漁舟不闊
尺八姚遽飲嘔噦還今日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羅虬與宗人隱鄴齊名時號三羅廣明亂後從鄜州

李孝恭籍中有紅兒善肉聲虬作絕句百篇號比

紅詩大行於時

杜甫醉後厲聲問嚴武曰公是嚴挺之子武色變曰
僕乃杜審言兒



擴言
終